

从《伯德小姐》到《芭比》——格蕾塔·葛韦格

一、格蕾塔·葛韦格

在获得巨大商业成功的《芭比》之前，格蕾塔·葛韦格已经颇有名气。她导演生涯的处女作《伯德小姐》虽不算爆款，但以不到 1000 万美元的成本交出 7900 万美元的全球票房相当惊艳。2019 年，她执导的《小妇人》斩获超 2.3 亿美元的全球票房，2023 年的纯商业片《芭比》更不必提。格蕾塔·葛韦格作为全球票房最高的女导演，拥有及其老道的驾驭爆款 ip 并保证变现的能力。

在好莱坞，变现能力就是对格蕾塔最高的认可。这一点在《芭比》获得巨大成功后尤为显著：从好莱坞到民间，格蕾塔和她的《芭比》几乎成了一副图腾，在如今泛（白）左的美国社会广受追捧。这种追捧的对象虽然是格蕾塔，但本质上并不牢固，因为格蕾塔——特别是拍出《伯德小姐》的格蕾塔——可能完全不贴合人们回溯性构造出的那个激进、先锋的她。作为观众的我们。更可以暂且抛开票房，从《伯德小姐》到《芭比》全面地分析格蕾塔对电影艺术和商业成功的平衡，也试着从其处女作《伯德小姐》入手，探究格蕾塔·葛韦格的复杂内核。

二、青春校园片中的家庭

亚洲拍校园青春片子有自己的一套经典范式，好莱坞也一样。有趣的是，尽管同学们的午餐会从米饭变成三明治；恋爱的男女主角会从小白脸变成橄榄球壮汉和拉拉队长，两者的共性往往大于不同。恋爱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叛逆、霸凌、创伤、回归等主题也大同小异。同样地，这类电影往往过分注重“校园”元素，却忘记了给家庭留下位置。当然，并非字面意义上的遗忘，即主角的家庭在电影中完全缺场，而是一种对家庭冲突的简单化、脸谱化设置。最经典的例子是扮演单一“反派”角色的父母或老师，存在于电影中的唯一目的仅仅是在主角做出出格行为时大声喝止或流下眼泪，并在结尾莫名其妙地和解。

《伯德小姐》对家庭关系的探讨却相当具有深度。格蕾塔的叙事功力和冲突设置在其处女作中就已经相当老道，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伯德小姐》在恋爱、家庭和传统间找到了一个巧妙的平衡点，而整部片子的节奏和织体又恰好落在彻底的文艺片与传统的商业片之间，让人感到平淡如水却不过分张扬、套路。女主克里斯汀·“伯德小姐”·麦弗森

（Christine “ladybird” McPherson）就读于萨克拉门托一所天主教女高，母亲是一位护士，父亲则刚刚失业。母女每说上几句话就必然爆发争吵，内容往往围绕着升学、成绩和钱。这是很常见的设置，母女关于金钱或择校的冲突也并不罕见，但伯德小姐的人设却由片中一个个侧写碎片逐渐拼叠而成，最终呈现给观众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叛逆少女。她 SAT 成绩不错，梦想参加数学奥赛（相比于戏剧表演，她对学术更感兴趣），这种设置巧妙而又反常，而且很“东方”——相对经典的翘课，纹身，斗殴，怀孕的主角而言。伯德小姐说，她的父亲数学很好，因此她总觉得自己的成绩也应该不错，可却没有遗传任何天赋。这样想来，伯德小姐对数学其实并不喜爱。数学于她只是一个可以证明自己能力的对象，一个想象性的客体，而这个客体以她优秀的父母为媒介对她施加无形的压力。伯德小姐的这种担忧在中国会很有共鸣，甚至称之为“中国式”也并不为过。

这种担忧很值得探讨。归根结底，它是一种焦虑的投射，并且是已经“定型”的父母对子女

投射的焦虑。年轻人总是面对着更复杂也更不确定的未来，而这时，他们缺乏一个锚定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稳定位置的机制。叛逆能提供这种机制吗？绝无可能，因为叛逆只是过程，却不提供任何结果的保证。在这一意义上，《伯德小姐》就是格蕾对叛逆的严肃反思。这也是为什么跳下飞驰汽车的伯德小姐除了拖着摔断的手臂之外，一切学习生活都如常，一切迷茫也依旧。伯德小姐的底色与其说是叛逆，不如说是迷茫。

三、克制的艺术

为什么说《伯德小姐》中对家庭关系的探讨比其他青春校园电影深刻？在笔者看来，这种深刻来源于处处克制。一些电影为了表现主题，会设置种种歇斯底里的戏剧冲突，但却不能把握冲突的程度。在激烈的爆发后归于平静时，如从高山坠落一般草草结尾。好的电影应如呼吸一般有张有弛，在设置冲突时忠于生活。而生活之所以有别于剧本，正是因为其充满克制。伯德小姐与初恋男友私会回家时，父母正在焦头烂额地谈论失业的问题。伯德小姐本想偷偷溜回卧室，而看到这一幕的老好人父亲劝母亲放她一马，母亲不听，冲进了房间，母女目光相对时，戏剧的张力达到高峰。这时，格蕾塔巧妙地避免了母亲大段的说教后女儿疯狂的反抗，只是让伯德小姐说出了一句话：“你有没有在睡觉前不收拾好房间的时候？你不希望母亲心平气和吗？”这是伯德小姐的心声，但并不仅限于孩子对于父母。它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在处处充满紧张氛围的现代社会或家庭内部，年轻人希望的是短暂、偶尔的放纵，是从一成不变的生活中求得解脱。但伯德小姐的母亲同样没有提高嗓门，留下一句“我母亲是个酗酒者”就出了门。这里，格蕾塔又设置了一个微妙的情节：下一个晚上，伯德小姐又一次与男友约会，男友说：“你妈妈好像对你很严苛”，而伯德小姐却说：“是啊，但她非常爱我”。而紧接着的白天，母女两人也若无其事地在商场购物。当然，在商场里两人也免不了争吵，但请看图：



《伯德小姐》中没有割腕，自杀，没有巧到难以置信的相遇，甚至连离家出走都没有。这又一次体现了格蕾塔对生活的细致体察和对戏剧张力的把控，因为真实的生活确实趋于平淡，真实的人往往能在与父母冲突的同时理解他们的立场，真实的家庭是具有凝聚力和容错的。这一点说来简单，但真正做到、拍好的电影却不多。

四、保守内核

《伯德小姐》的内核是保守的。其他校园片的最终结局可能有伤痛，也可能有圆满，但重心总是围绕着爱情而非亲情。《伯德小姐》的结局将全部的重心放在了家庭上，并且叙事的手段稍显俗套，但这俗套用在结尾竟如此适合！母亲写了整晚的信，写了又揉碎，有千言万语却无从说起。开车送伯德小姐去机场，飞往她梦寐以求的纽约时，她拒绝下车送她到登机口。电影在这里又一次现出相当“中式”的内核：亲人别离时更容易失言，也更吝啬爱的语言。开车离开机场，渐渐想到自己的孩子将要远离时，母亲被潮水般的思念压倒并泪流满面，但等她开回机场时，女儿已经进了安检，于是两位中老年人相拥而泣。看到这里，笔者也每每动容。对于笔者，全片一共有两处泪点：第一处是伯德小姐的父亲重新求职时遇见自己的养子，（两人面试同一个岗位）白发苍苍的父亲放下包，整理米格尔（养子）的衣容，对他说“Go get them”，第二处就是结局母亲的泪水。事实上，保守的主题贯穿全片，从伯德小姐遇到花花公子被欺骗感情时，母亲默默开车接她回家，到她与胖朋友的和解，再到最后伯德小姐将自己的名字改回 Christine，一个具有浓重宗教色彩的名字。这标志着她的精神回归了故乡，回到了自己曾经厌恶的萨克拉门托的家中。她终于找到了将她锚定在复杂社会中的机制。

相比《伯德小姐》，《芭比》中高度套路化、为政治正确服务的冲突设置，如生硬翻转为“女性主导世界”的乌托邦 Barbie Land，可谓相形见绌。《伯德小姐》的叙事结构相当老成，同时对亲情的探讨又深切真诚，还具有传统基督教的保守价值观，在如今尤为难得。但同时，格蕾塔·葛韦格绝非等闲之辈。把爆款 ip 做成符合绝大多数人口味的商业片同样并非易事。从《伯德小姐》到《芭比》，格蕾塔证明了她的片既可以叫好，也可以叫座。